

畸人集

下

蘇平州

知學

PDG

目次

1	次	頁
搬遷後	.....	五一六
三太爺與桂生	.....	五三七
稀鬆的戀愛故事	.....	五四九
荊野先生	.....	五六九
報復	.....	六二二
菩薩的威力	.....	六四六
蜜蜂	.....	七六〇
時代的英雄	.....	七二五
老少無欺	.....	七六七

## 搬家後

他們搬了家。這是一塊坪，他們和他們的隣居就圍着這塊坪住着。

第二天，大坤認得了隔壁那家的孩子。

「你們做什麼生意的？」那孩子問。

「我們爺跟倉伯伯在一處，我們媽另外在一處。」

「我沒有爸爸。你們叫爸爸叫做爹爹麼？」

「你們媽呢？」

「媽媽天天在外面，我不曉得媽媽做的什麼生意。」

那孩子又告訴他，對門那家的長得是個壞蛋。長得大坤是見過的。十六七歲大人了，愛同娘們兒動

手動脚，聽說還跟爹在一處做工哩。他公公是泥水司務。

「我們爹從前也是泥水司務，」大坤說。「你叫什麼？」

「我叫阿伏。」

「阿伏，」大坤在肚子裏念了一遍。這名字不大好。可是他們成了朋友。

「老子叫大坤。」

「我曉得。」阿伏忽然放低聲音。「他們說長得同阿揚操屁股。」

他們走到那所洋房的門邊。門開着。門裏是個小天井。兩個孩子在玩什麼。大的一個是男的，一身褲呢子的短衣，手裏一個球。小的是女的，穿着短得要命的綠色絨衣，光着一節腿子。

大坤說：「操他窩窩，像……」

他想說像洋鬼子。

「他是那個？」洋鬼子問阿伏。

「我是老子。我們昨天搬來的，」大坤。

「你進不進學堂的？」

「學堂自然進過，現在不進了，學够了，老子有五十四個學生。你們呢？」

「我們自然進學堂，」那孩子眼看着別處。

「你們不是有個王先生麼？」

「我們沒有王先生？」

「你們有什麼先生？」

「我們有郭先生，有……」

「對囉，郭先生，操他窩窩，他是老子的學生。」

阿伏有點不大相信他的朋友，但沒有什麼理由可以不相信。

「那小鬼叫什麼？」大坤問阿伏。

「我不曉得，我叫他大少爺。」

「大燒爺，燒雞，燒鴨，你媽喫燒鴨子的吧？」

大坤就這樣認得了那大燒爺。他們說了開來。但他們說着話說着話碰了鬼：說着話說着話那大燒爺的娘和一個女人從外面回來了。河伏趕着叫她「太太」。

那太太喊大燒爺「快叫陳伯母哪。」

「陳伯母。」

「啊呀，那個什麼陳伯母說的，你怎麼跟這些野孩子玩起來，快進去罷，乖乖。」

「陳伯母」走過來，一塊大屁股給大坤看見了。

「大屁股，一面鼓，打得陳伯母只叫苦。」

「混賬東西！沒有教育的東西！」陳伯母的臉孔帶了五成青色。

「混賬東西！沒有教育的東西！」

「叫警察捉你去！」

「叫警察捉你去！」

「你有父母沒有？你叫你的父母來，問問他怎樣教出這樣的畜生來的！」

「越越越越！」

於是太太說：這些野孩子譬如狗，無理可喻的，用不着淘這閒氣，請進罷。

陳伯母臨走進時還咕噥了一句「混賬！」

夜間，洋房的大門關了以後，大坤在那門口扯開褲子拉了一堆屎。

第二天，阿伏說要到公園去。

「公園要錢哩，」大坤說。

「聽說現在不要錢了……你們沒有搬來的時候這裏真冷，夜裏睡不着。」

大坤說他們以前住的那地方也冷。弟弟冷得哭，妹妹撫撫他，撫不了，爹醒了，一塊手掌打到他腦子  
上。

阿伏只顧說自己的話：「夜裏比日裏冷。」

「夜裏冷不要緊，精着身子起來撒一泡尿就好了。」

「怎麼呢？」

「撒了尿就睡得着了。」

「我不相信。」

「狗肉的真你。」

「不過現在暖和了。」

現在暖了，楊柳發了葉。鼻涕也融化了，一條條從鼻孔裏往下流。許多穿了「羊腰」「牛腰」的在街上走，手裏還挽着個把娘兒們，高興得不得了似的。

他們到公園門口先「觀望」一下。

進進出出的都不出錢。

「他窩窩的眞不要錢。」

但是——有個「但是」哩，但是他們被門口的大個子巡警攔住了不叫進去。

「怎麼？」大坤還算客氣。

「怎麼不叫進去？」那巡警。

要說不是大人不叫進去，那却有許多不是大人的都走進去了的。

人多的時候他們混在人堆裏想溜進去。

「嗨，小鬼，他媽媽的！」巡警又拖他們出來。

「操你十三代窩窩，這公園還是老子的爹造的哩。」

他爹是將公園造出一個小山下面的。他們便上山去。



山上有亭子，有人放風箏，還有一羣小學生，一個男先生和兩個女先生帶着他們。大坤在那一羣人裏認出了一個人。

「洋鬼子也在裏面，」他說。

「那個洋鬼子？」

「你們大燒爺，大燒鴨。」

阿伏舐舐嘴吧，好像真在喫燒鴨似的。

他們向他走近，那女孩先看見他們。她向她哥哥低聲說：「老子來了。」

那大燒爺回過頭來跟他們笑。

「他們是什麼人？」那男先生問他。

「我們門口的。」

那男先生皺了點眉毛：「以後不要睬他們，曉得吧。要是跟他們在一起，你們也會變成壞孩子了。」

大坤說：「先生先，屁股尖……」

「尸」

「尸」

「你那裏來的這許多這些話？」阿伏。

「什麼話？」

「什麼「先生先」……」

「哼，老子學過三年的。」

那男先生挺一挺胸，祇一紙嘴唇，好像演說的樣子向那兩女先生說：

「這些孩子真不得了……將來的流氓……這些孩子將來都會變成流氓。他們的父母一點也不管教他們……其實我平日最主張平等的，我也「提倡」勞工神聖，但是他們太不那個了……好像是天生的。焦先生同陳先生以為如何？」

「這的確是一個問題。他們都是不願受教育的，」一個女先生說。

「對了，就是不願受教育。國家替他們辦了這許多學校，他們也不送他們的兒女去進學校……並不是我們看不起他們，實在是他們根性太壞，其實我向來是提倡平等的……我們要注意，不要學生們接近這些人才好，孔子說的……墨子說的……孟子說的……」

他架個勢，說出近墨者黑，近豬者臭。

「所以……所以……這問題比什麼還大。」

阿伏小着聲音問大坤：「他說什麼？」

「他說他那袋比什麼還大！」

回來的時候，大坤非常不高興：操他窩窩，到處碰鬼！

但是鬼還沒有碰完，好像這一天是個碰鬼的日子：晚上，娘老子都不回來，倉伯伯也不回，畏得也不回。許多人紛紛地在說什麼，說了就悄悄走開，賊一樣。怕出了什麼岔吧。大坤去問長得的公公，長得公公說沒什麼事。夜裏不知什麼時候——爹媽都有個什麼夜明鏡。可是帶出去了——三四個巡警跑到這裏挨家地問，問長問短，問不出什麼道理就走了。

阿伏鬼頭鬼腦跑到大坤這邊，慌着臉色問：「出了什麼事？」

「誰知道！」

「我怕，」小坤哭起來，扯他姊姊。

「你窩窩的小鬼，」大坤咕嚕着，「梅二你帶他睡了罷。」

睡着睡着不知在什麼時候他們回來了。阿伏的娘也在這時候回到她的屋裏。她究竟幹些什麼呢。天天回得這麼遲？早上她要到喫中飯的時候才起來，臉子黃得像油條一樣，喫晚飯時打一臉粉，搽許多脂胭出去，這一去要等到別人都睡死了她才回。爹媽今天回得這麼遲還是頭一回……

一面想，大坤就睡着了，睡到天亮醒來。

早晨忽然他們都不去上工了。爹媽和倉伯伯和長得，嘖哩咕嚕說些什麼軍隊，什麼張宗昌。這一定有什麼事。大坤走去想聽聽，被爹叱開了。

「阿伏，你去聽聽看，看他們說些什麼。」

阿伏躡着過去。

「滾開。小鬼！長得叱着。」

阿伏第二次躡着過去。

「再來我抽死你！」長得要像追阿伏的樣子。

「不行不行，長得死也不讓我聽。」

「他窩窩的真悶氣。」

喫過中飯他們都去了。

天要下雨的樣子。

梅二和阿楊踢毬子。大坤說不出地不高興。阿伏對他說着長得的事，他只聽進了三成。阿伏說着說着，忽然好像很驚異地：

「今天洋房子沒有開門！」

「平常呢？」

「平常日子白天裏總開着的。」

「老子今天悶氣死了。」

阿伏好像很注意那門的事，嘴裏却說着：「他們說長得……。」

那大燒爺同他的妹妹回來了。阿伏向他們笑一下。

但大少爺似乎很怕他的樣子，走到門前，慌慌張張按門鈴。門開開就慌慌張張跑進去，像有人要捉他，接着馬上是那門，砰！

「別睬他，那個小鬼！」大坤憎惡地。

大坤不知道爲什麼對那個小鬼起反感。剛認得他的時候覺得他們倆像小洋鬼，好玩，如今也不知怎麼金討厭起他來了。豈但討厭還想頂好要能够「鎮」他一下……他窩窩的什麼陳伯母，那鷄巴先生，也得來他媽的一手。不過這種思想——如果也可以叫做思想的話——一剎那間，還沒有一秒鐘，就過去了。

阿伏不知在什麼時候從長得扯到倉伯伯了。

「別說了，老子不愛聽，」大坤說。

大坤現在有點像大人一樣，他怕今天出了什麼碰鬼的事。洋房子裏的人好像在鬼鬼崇崇在做什麼……不是這麼說的。總而言之，那門是，呼！將一切烏烟瘴氣都關在外面。

總而言之，統而言之，今天碰了鬼。

他打算今天夜裏再在那門口拉一堆屎。

「倉伯伯回來了，」阿伏說。

大坤沒看見。

「還有誰？」

「還有長得。」

「我們爹同媽呢？」

「我沒有看見他。」

「梅二，你見着爹爹媽媽回來沒有？」

「沒有。」

「揀他窩窩！」他吐了一口吐沫，這件事好像在吐沫裏吐了出來一樣，滿不放在心上。

「小鬼，倉伯伯找你，」長得出來叫。

「我麼？」阿伏問。

「叫你——忘八蛋叫你。大坤去。」

長得沒有平素的勁，大坤到倉伯伯那裏去，長得也跟着進去，頭有點俯，像打架打輸的狗。

倉伯伯是像將下雨的天氣似的陰沈沈的臉。

「大坤，」倉伯伯將手慢慢攔到大坤肩上去，像一種鄭重的儀式似地，大坤幾乎嚇了一跳。「你爹媽有點事情，今天不回來，明天怕也不見得回來，大概要三四天吧。」

倉伯伯的顯然是一種愛撫，像女人們一樣溫存地愛撫着，眼睛有點異樣：好像充滿了些什麼，看不出的一些什麼。

大坤一輩子沒有受過這樣的愛撫過。他一生下地來就被寄到乾娘家，媽去當什麼奶媽，當啊當的又不當了。參當着泥水司務，抽着烟，喝着酒，罵幾句人。後來爹媽去上了什麼工，天亮去，晚上回，有時有一向晚上去，天亮回，一回來就呼嚕呼嚕地睡覺。媽要是「梅二又拉肚子哩，」爹就：「誰不知道！」再不然：「隨他去！」大坤大一點送進了個什麼「國民小學，」畢業了，讀够了，不讀了，現在就能寫幾個字，雖然寫得不大好。

他就這麼長大到如今，今天還是第一次看到倉伯伯那樣的臉色。

他有點不知所措，臉有點熱，嚙嚙着問：「他們有什麼事？」

「你別問，說給你你也不知道，」倉伯伯說着瞟了長得一眼。

又說：「這幾天你們到我這裏喫飯罷，我不在家你們就到長得那裏去喫。」

「這小鬼可是個好老，」長得認認真真地說。

倉伯伯纔出十足的大人模樣：「我喜歡他，」說着拍拍那好老的背。「等長大了，時……」



阿伏躲在外面聽，聽不着，大坤出來之後他問他：

「叫你做什麼？」

「叫老子到那裏去喫幾天飯。」

「你們自己沒有飯麼？」

「誰知道！他說我們爹媽有什麼雞巴事去，三四天回不了哩。」

天真的要晚下來了。有幾個儼爹那樣的人去找倉伯伯，倉伯伯和長得就和他們出去了。

倉伯伯叫住他。

「大坤，現在我們出去，你們拿幾個飯錢去罷。」給了他幾個錢。「別亂買別的東西喫，聽得吧。」

「老子不會的。」

他們就走了。

這兩個人一轉眼又看見這所洋房。

大坤說了一句「操他祖宗。」便在牠門口蹲下來拉屎。

「阿伏，你也拉。」